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卷之五十二

武備三

脩舉團營事宜疏　　王廷相

臣等切惟蓄威昭德人主之大權居重馭輕立國之至計仰惟京師　宸居所在實諸夏之根本爲四海之會極使無宅中制外之形焉享久安長治之福洪惟我　太宗文皇帝遷都之後　京師置七十二衛所約官軍不下三十餘萬畿內置五十餘衛所約官軍不下二十餘萬以外言之括諸邊之兵不能過此數以腹裏言之括諸省之兵不能過此數　聖慮神謀超唐軼漢其為居重馭輕之畧深哉邈矣而不可

加也但承平既久兵政自弛尺籍雖存而逃亡罔稽營伍雖具而兵馬欠精是以士卒太減於 國初之額時而逆盜竊發反藉力於邊方之卒居重馭輕厥勢安在言及於此誠可寒心 臣等猥以庸愚專茲營務夙夜惕厲恐負重托謹以在營切要三事會同太監麥福看議得卒必精健而後兵可強故論選軍馬必驃壯而後戰可力故論惜馬兵強馬力使不置之以操練之法則武藝不閑戰鬬有怯亦不堪於用矣故論訓練伏乞 勅下該部議處將軍馬錢糧通作一家計算勿忌夫事權之不一勿拘夫事例之不合惟在劑量事情斟酌時措要於武備脩舉足為國家

經久之畫再行具奏　上請定奪營務幸甚臣等幸甚

一選軍臣等伏覩　大明會典營練事例節開永樂初年立五軍營又有三千營以司寶纛令旗神機營以司神鎗火器是為三大營又以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摘撥官軍輪班上操以內衛京師外備四方征伐俱屬五軍營操練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是為團營每營官軍一萬餘員名至成化三年復為十二營共該官軍一十二萬員名又查得弘治十三年十月內為選軍給馬預備武備以防外患事該兵部題查得團營初選軍馬之時京衛八萬外衛八萬其外衛分為兩班每

班四萬連京衛八萬共一十二萬其三大營內外揀存官軍之數不與焉臣等會看得即今團營內外官軍雖有十二萬之數而京衛撥去捕盜已該五千六百員名外衛撥去做工及拽木等項常不下二萬有零雖云暫時借用而營伍終年空缺其見操者中間老弱疲羸不能執兵習藝者甚衆校閱之際已不堪觀脱有緊急邊情調遣又安望其技石超距奮勇以衛稷哉及今若不早為設法精選終是虛應故事徒虛糜餉於兵無益臣等以為營伍不能充實軍士不得精練其大要者有三軍無定用一也替役之難二也隱避之弊三也何謂無定用夫軍役戰勝攻取須

平日養其銳氣精於武藝不以雜役奪其操練斯志一事專奮發果敢直前無敵矣今團營軍士派之雜差撥之做工留之拽木終歲不得入操困苦以勞其身而敵愾之氣縮畚鍤以奪其習而弓馬之藝疎雖有團營聽征之名實與田畝市井之夫無異欲其戰勝攻取以張皇威武夫何敢望何謂替役之弊軍士類多貧下吏胥無賄不行文書到衛衛吏刁難文書到司司吏勒措縱是真正子姪亦須用財打點方保無事貧者度日尚難安能辦此是以終年累月老弱在營苟且應役而精壯子弟不得收操矣何謂隱避之姦團營軍士皆是大營挑選壯丁以聽征者先年

多有富實奸猾之徒畏懼營操出征之苦買求該營人員作為不堪之數揀存本營未曾選出貧者不能營幹而常川操練富者終歲安閒得以躲閃由斯三者軍士所以不精也臣等伏乞　勑下兵部通行議處差委本部驗軍官會同點軍科道官員三大營并團營管軍各照各衛真正戶口文冊一一挑揀委果年力精壯者方許留在團營中間老病尫羸體貌委瑣不堪教練者盡行革退有少壯子姪者即時摘牌替役無子姪者發回三大營其有老病逃故為事久不回營等項弟男子姪亦要查出照冊從公揀選但係年力精壯武藝頗習在冊有名及先年欺隱不入

冊者卽與收補其內外衛兩班輪操官軍上班之時亦照例揀選仍查照先年團營額數內衛外衛共輳一十六萬備造年貌籍貫文冊收照不許各衛擅自更替果有事故方與另補各營操演教習武藝專備聽征之用其團營雜項差役幷各處做工拽木等項止於三大營揀存數內撥用仍查照弘治十一年十月內兵部為脩武備以壯 國威事題 准事例團營軍士並不得改撥如此則軍皆精壯而威武無不振之患矣 一惜馬照得團營馬匹乃 朝廷武備大計所關軍士領養之後多致瘦損倒死此馬出小民膏脂今處之輕如草芥誠為可惜臣等會看得馬

之瘦死其故有三草料不足一也給領失宜二也餧養無法三也何謂草料不足查得團營馬匹有曰存操者自四月起至九月終止有料無草有曰下場者自四月起至九月終止無料無草惟十月入操之後至三月終止二項之馬俱有料而所給之草又俱止三個月以一年計之存操之馬俱有料而無草者九個月似料穀而草不足下場之馬止得半年之料而無草亦九個月草與料皆為不足矣馬給於官非着已之物自備草料乃切身之苦雖得過軍士猶不肯賠錢以養馬況貧難之軍自給不暇安能念及於公家之畜哉無恠乎在營之馬日惟饑瘦而多斃矣此

情甚真此理甚明無難知者而該部每以舊例止之夫法難執一事有時措　祖宗以来諸司之例隨時而變者亦多矣即如下場之馬弘治以来尚隨場牧放令草場半為田畝而民間納租銀矣營馬隨便牧放而軍士不出京城矣其牧馬之資非軍士自備而何所出哉此時猶執下場採青之例豈非名實相背而近於膠柱之說乎官以非事例而不肯給軍以非著已而不肯賠則夫無所足食之馬惟日俟其斃而已則馬之為命豈不寃哉且一馬之價小民解徵到京所費無慮三四十兩而乃吝此數月草料以致瘦死是所惜者一倍之利而所失者數十倍之多豈非

顛越之弊乎蓋以掌馬者權不及財而掌財者意不急馬各競其職以為勝故如是耳使通做一家幹事則草料馬匹皆切已之物必酌量事體之輕重分別利害之多寡而行之豈肯惜此小草料之費而致傷數十兩之多之馬哉伏乞 勑下戶部再行計處合無將存操馬匹再添三個月之草按月給籌半根六個月共十二根下場馬匹再添六個月之料三個月之草通融放給亦可敷一年之用再照兵部團營草場乃為牧馬而設今所收租銀以之養馬乃為本等今則收貯太僕寺為買馬之用似為不倫且自嘉靖七年題 准之後至嘉靖十二年共該六年每年租

銀八千四百五十六兩三分八釐二絲六年共該五萬七百三十六兩二錢二分九釐二絲至今並無分毫徵解到寺豈非怠緩乾没重傷國課乎合無兵部再行計處今後草塲租銀該部定委廉能官員會同州縣官依期徵收完日通解戶部以備營馬草料不敷之用臣等又查薊覇二州牧馬未開地土薊州尚有地七百二十三頃九十七畆五分覇州尚有地五千二百四十頃二畆二分四釐五絲若肯通行召民佃納每畆照舊收租銀二項一年共該租銀三萬六千三百四十八兩六錢三分三釐二絲通為給軍養馬之數亦足以助戶部草料之費似為便宜何謂給

領失宜軍士家道頗過則居必有房屋付之養馬草料必不短少頓置必不暴露今各營軍士家道得過者以領馬為累賄賂人情百方買脫僥倖差撥務取輕閑富者既不領馬所領必及于貧此等貧軍賃房而居待糧而食賃房則馬必無棲止而露地以居露居則雨雪之來無以遮蔽而馬苦矣待糧則食必無餘而自養不足則草料之資反以養人而馬饑矣馬苦而饑欲其不瘦損而斃得乎合無兵部再行計處差官會同點軍科道官將三大營并團營軍士從公查審但係得過之家通行查出賃房貧軍所領之馬一一交與領養如此庶馬皆得所不致損傷似為便

宜何謂餧養無法士卒關出草料散出各處從其自養莫有稽考中間畏法之人愛惜馬匹餧以實草料其馬始終膘壯無他病損有等奸頑之徒未關本色則已賣籌與人關到折色徒為自養之具而惟啖以酒糟性熱而味悪性熱則生瘡而傷氣味悪則不做膘而損力雖强壯之馬數月之後即生羸病不堪騎操甚者不能食糟因之而斃雖有比較肥瘦之令終無以察其草料之實若不制以餧養之法終莫救其害馬之弊臣查得在營每把總下所屬之馬有百匹者有七八十匹者中間有上膘者有中膘者有無膘者除上膘中膘聽其自養不計外其無膘之馬合無

兵部科道官再行點軍退貧軍仍赴京操練每一把總各會集一處或街或巷空地申酉二時把總官親至其處一一點視皆以熟草細料餧之餧畢各散臣等亦不時差人驗視夜間聽其自養一個月之後點軍科道驗有膘息者免其會餧其有膘自養者科道仍行嚴禁不得餧以酒糟若被地方兩隣告發或在營驗出皆送法司問罪如此則瘦馬有處而軍士知警似為便宜再照聽征馬匹雖大邊情調遣多不過二萬之數再有馬匹存營操守亦可彀用倘事勢緊急猶有各州縣寄養備用馬二萬隣近易取若軍士堪養馬者數少亦不必濫給合無兵部再行討處將

團營聽征馬匹擬為定數若干每遇事故倒失至五百匹以上行太僕寺兌給一次以為常規如此不但愛惜馬匹性命而戶部草料之費亦可以節省矣

一訓練古語云教士三萬橫行天下故齊桓有節制之兵秦之銳士不敢當岳飛五百背嵬之軍兀朮巨萬不能敵由是觀之兵必教成而後可以勝敵矣使士馬精壯而武藝不熟則臨敵無可恃之能對壘乏敢戰之氣安望其出奇取勝以禦侮哉此訓練舊規除下營走陣法度整齊進退可觀旗幟金鼓號令俱有節制及累年在營舊軍武藝頗習堪備征伐無議外但令新選之後與冬營新補戶丁皆係未曾操練

軍士其數尚多若不嚴立賞罰時加比較揀選雖精徒為無用查得　大明會典載有教練軍士之法凡騎卒必善騎射及鎗刀步卒必善弓弩及鎗刀凡射十二箭六箭遠可到近可中者為試中遠可到以一百二十步近可中以五十步凡用鎗刀以進退習熟為試中臣等以為自今之後各營該操五日之內三日教習二日操演教習之日不得仍舊射箭九回落旗而散各該把總管隊等官督令各色馬步教師一一指授方法如何挽弓如何馭馬如何滚刀戈矛牌銃無不教習以多為能不拘回數黎明從事巳末方散不中式者當時責治治巳再教務使合式乃巳此

後二日操演調隊比較仍依舊規夫教習不倦則藝騎精熟藝騎精熟則膽氣增倍膽氣增倍則遇敵不懼能以少擊衆以精制強更以諳曉韜畧之將御之則或正或奇隨所顧指呼吸變化動中機宜又何敵有不克者哉其號頭把總管隊等官督教一年之外臣等會同兵部堂上官視驗以其所教軍士試中爲率不及六分以上者奏　請罰治其試中軍士筭及八分以上者公同會舉陞賞推用每二年一次舉行如此庶營操着實而兵皆練習可用矣

請議南京守備事權疏　　王廷相

臣聞聖王明見萬里故設官有維制之禮智主炳於

先幾故授事有終始之慮盖下權之偏重不可不防而勢久之積威不可不慎也臣愚無狀往年誤蒙

聖恩勑臣叅賛南京守備機務臣歷任三年隨事體察因顯究隱竊見外守備之權實為過重雖近年科道諸臣交章論列然皆指其標末殊未探其根本臣請為 陛下言之南京守備 朝廷大要為保障留都守護陵寢而設但是武職大臣皆得推委觀永樂正統以來襄陽伯李隆西寧侯宋琥豐城侯李賢寧遠伯任禮皆得任此可見非曰舉此重地必國公而後授也小民之愚不能家喻戸曉使知此意但見其終身任事便以為彼所管轄無所逃避死心承順莫

敢誰何平日行有過惡鄉官士夫結舌緘口無一人敢行私議指揮千百戶等官恣為捶楚無一人敢出怨言故殺平人生者務為自保而不敢訟死者之冤甚至寧得罪於　朝廷而不忤其意窒廢公家之事而不敢違其私何也以其終身任事積威之勢使之然也夫以留都重地遠隔江淮使將兵之人事權偏重以致人心畏附如此殊可寒心若無改絃之謀終非燕翼之善伏望　皇上恢總攬天下之權除臣子積威之勢不得以地方之遠而不察不可以事之未然而不慮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有備無患亂臣賊子其所由來漸矣漢之郡將坐失荊吳唐之留後竟

成方鎮以當時君臣不致遠圖踈於預謀故爾臣愚伏乞　皇上勑下兵部議處自今以後南京外守備官查照先年事例不拘公侯伯皆得推用仍限三年或五年為任滿將滿之期兵部即請推官更代曾經守備過者不得復推務要平日存心忠實老成知事之人疏名奏　請定奪以為定規如此則守備無終身之任而積威之勢可以絕軍民亦知其任之不久而黨附之心可以消矣

計處清軍事宜疏　　王憲

該本部題武庫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主事王學益呈稱照得清理軍伍係國重事　國初各該衛

所在伍有缺俱得徑自勾補宣德十年該本部題革節該本部題　准事例各衛每年將節年該勾逃故軍士盡數查出分別司府州縣攢造底冊一樣二本一本留部一本轉發各司府州縣照名清勾仍每年將各衛所軍額攢造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清勾五項花名冊一本送部以憑清勾冒漏等項查照各司府州縣亦每年將奉到本部轉發清勾軍冊逐一開立前件攢造實有事故文冊送部回答立法亦若周詳但查得在京各衛所歲造前項文冊名數多者如府軍前衛則費銀數十兩其少者亦不下六七兩又有衙門歲該造送文冊不止一二十項每項費與此相

上下俱於百戶俸給官軍月糧和支使用極是繁擾不堪則在外可知矣況各衛每年清勾軍士多或數千少亦千餘而計所解到軍士每年多者不過二三十名至有一軍勾及數十次所費不知幾何而卒不能得其一日之役者實為未便各該承委督造軍政指揮不免責成各所千百戶人等多有不諳文理及見前冊歲以為常徒費少益非特視為故事抑且或生厭心往往止憑識字人等任意謄寫惟求塞責大抵攢造次數愈多則差訛愈甚且奸弊橫出或有見伍而作缺有丁而作無以希解補取利者或有故[illegible]以待勾既勾而復首以希解補取利者或有棘名[illegible][illegible]

籍以希解到作無憑收伍取利者或有新軍初到而勒財以逼之逃受財以縱之逃以致隨解隨勾者雖禁例甚嚴而檢覈無法勢難悉杜及查各該司府每年奉到清勾文冊謄發各屬被里長書手人等增減字畫埋沒名數作弊多端其造送回答文冊亦多止是紙上虛文至有勾軍數十而實有不數人者又有一軍回答至數十次而卒無下落者又有雖稱實有而不解補者其已解軍丁則又有隨解隨逃者有僞為批印回銷者雖近有勘合之例而道里展轉歲月侵尋冊籍浩繁日力不給終歸茍且又各清軍官員因本部原定之數或至不足有將不缺伍及在營有

丁例不該勾人數作冊外清出以强湊免罪者有將丁盡戶絕責令里甲頂認及妄指無干者其民害不可勝言若不及今為簡要之法將見衛所之清勾徒費而行伍難充有司之回答雖頻而文具何裨且使奸軍或訐行平民或被枉而稽考既疎勸懲不至軍政之壞漸無紀極合行各該衛所自嘉靖十一年為始除宣德四年以前逃故軍士已經題　准住勾外其宣德四年以後嘉靖十年以前該勾逃故軍士不必每年造冊發清聽本部定奪軍單式樣令照式刊刷備將宣德四年以後嘉靖十年以前逃故軍士姓名用堅白厚紙填單一張用印鈐記隸本部者徑送

隷都司者類送本部掛號轉發各司府照名清勾仍照舊以司府州縣相屬攢造底冊一本送部存照以後年分止將本年逃故軍士造冊填單送部施行發單者俱免再造本部仍每年終將各府州縣逃故軍士單總數類填勘合催勾其五項冊亦不必每年造送聽本部斟酌定與式樣更名總冊行令各隨該衛原設五所或十所俱每所釘作一冊照依發去冊式分别百戶將各軍照充發年月順序挨寫不許遺漏每紙一張分作八格每格填寫一戶上列横格開寫軍祖姓名貫籍下分八行開寫充調接補頂替来歷先管百戶總小旗姓名餘行空下仍於每百戶下除

將原額軍伇填滿外各空格六張一様二本一本送
部一本存衛仍照前冊分别各布政司及直隷府州
縣各送一本以憑轉發收貯以後年分止將本年新
收編發軍由及解補到軍數開造送部本部清軍委
官督令該管人員將該年逃故解到等項填寫軍格
下新充軍由填寫該管百戸空餘格内該衛并各司
府州縣亦行照填註以憑查照雖至百年可免更造
各司府州縣亦不必每年通將逃故軍士造冊回答
及不許將未奉单勾者妄勾擾民止照本部發去軍
单逐一清審内有丁者即與解送着伍遇例優免及
無勾者即與開豁每年終將各解過軍丁收有批迴

及例免者開造小冊連單類送布政司及直隸該管
府州縣差的當人員送部銷照若將有勾軍丁自到
日為始三年以上不解者雖止一名府州縣清軍官
俱叅問丁盡戶絶并山後人氏挨無者查照軍政條
例及節年題　准事例俱經勘五次以上送清軍御
史處審實類繳免其再勾本部及該司府州縣仍各
立住勾冊每衛一本以備查照老幼不堪解者俱經
勘三次以上造小冊送部案候原單留該州縣候出
幼解衛及老疾故絶逃移跟捉者俟三年不獲者該
州縣另冊編記原單繳部行該衛所另給單勾如再
三年不獲仍照比例施行雖久不廢其該年清審過

官員職名及里甲隣佑姓名俱照式填寫單後各取親押若里甲人等通同作弊將有丁捏作故絕壯丁捏作幼小非老疾捏作老疾見在捏作逃移者事發應解軍照例發邊遠充軍如原係邊遠發烟瘴極邊仍另僉戶下一丁補伍里甲隣佑窩家人等各照例發附近充軍官吏依律坐罪以後清軍御史五年一差務要五年內發去軍單責令各清軍官逐一完銷仍吊各司府州縣原收住勾冊查審內有捏弊者另冊送部事完即許復　命不必定以三年為限各清軍官員但以完銷軍單明白無弊及不枉平民為賢否以示勸懲其各衛所及有司送冊單繳冊單限期

并遠限等項俱照舊例施行則清勾之在衛所者嘉靖十年若猶未損於舊嘉靖十一年以後各衛所造冊之費不啻減百而存一所省官軍扣糧之害不知凡幾千萬矣回答之在有司者嘉靖十年若猶以爲煩而自本年軍單既銷之後所嗣發者歲各無幾所省官司里甲之擾不知幾何而費亦不知凡省幾千萬矣且此單一出不可妄銷而不改之例既嚴揑故之條尤重任勾之冊尚存御史之查不廢則軍衛之該勾者有丁在所必解無丁在所必豁有司雖欲以虛文了事不可得雖欲以刻薄用事不可得而行伍可漸充無辜可免害矣軍總冊之立可以俟百年不

改而勾單之發又不煩復而易查非獨可杜展轉訛寫之端而在衞所妄勾之宿弊在各司府州縣吏書積年弄法之宿弊雖欲自逞其路無由矣軍之逃至三次者指揮千百戶之所管逃至若干名以上者凡法例之所欲禁皆可一揭以知而法行無不可之嘆矣夫然後清軍之職在武庫者冊籍不至於填委故綜覈可精在有司者承行不患於煩難故心力可盡在御史者按法不憚於無憑故激揚有道庶乎簡以知要不病於迂疎變以時宜不謂之紛更而於軍政可少裨矣及照各衞先年造報清勾軍冊舊例於新選官并復任官員順帶水路應付紅船陸路應付脚

力近該本部題　准止許　進表官及撫按等處公
差順帶亦照例水路應付紅船陸路應付脚力但各
衛所道里遠近不一前冊不肯一一依期到部與
進表官員到京相左各撫按等處公差人員往往利
於齎文討馬不肯帶冊討驢又南直隸各不係衝要
府分俱無人肯枉道齎送以致多滯今既定每軍止
許給單一次則文移自減合咨吏部於新陞除官員
係兩司以下州縣正官以上每季於各布政司選委
一人直隸各照巡按地方選委一人開送過部將該
地方軍單盡數給與順帶前去浙江等處送各布政
司交割轉發照例不支廩給水路應付紅船一隻陸

路應付本官馬一匹及量單多少定與扛擡人夫幾名本部仍按季另填勘合行各司府州縣查驗則驛遞既可不擾而軍伍亦得及時清理矣再照先項清軍事宜於各軍衛有司等衙門雖極簡便而該司稽考填寫各項文冊則實天下軍政根本尤宜精詳所據原設當該吏十名止二名係揀撥餘俱大撥多有不諳書寫恐致誤事合咨吏部將該司冊科令典名缺俱揀撥前來庶為便宜緣係計處清軍事宜以便遵守事理合呈請議處施行等因判送到司查得宣德十年該本部題 准在京在外都司衛所不許填給勘合差人勾軍止將節年逃故等項軍人姓名貫

扯造冊送部轉發清勾成化十一年該本部題爲陳言類送軍冊以便稽考遠年欺隱軍伍事行都察院轉行各處清軍御史督同都司衛所南京北京衛所各於本部委官俱着落各該軍政及首領官將各管旗軍逐一查出要見原額旗軍若干見在若干逃亡若干改調若干務在原充軍改調来歷年月貫址節次補役户丁正餘姓名備細通類造冊每布政司攢造一次直隷府一次各一様二本照依遞年清冊差人送部轉發清勾正德十六年該本部題爲仰承恩命備舉邦政事内開一定冊式以防欺隱切照勾軍文冊先年雖曾降去式様奈世久人玩合照依都

察院咨到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清勾五項冊式通行
天下攢造花名總冊一本以防欺隱一復有司回答
冊以便查考切照天下有司奉到勾軍文冊清解畢
日除清過軍數呈清軍御史奏繳外另造回答冊送
部查考正德十六年該本部題為陳愚見以清軍政
事內開除宣德四年以前逃故無勾軍名照例住勾
以省費用以杜紛擾宣德四年逃故軍士除奉例開
伍不勾外其餘俱作奉冊清勾之數三年一次造冊
送部轉發清軍其成化元年以後逃故軍士作照例
見勾之數一年一次造冊送部清勾又查得軍政條
例內一款附近軍士若有丁盡戶絕并山後等處人

民挨無名籍等項三次有司係保結回申委無勾取
軍衛有司各另造冊申繳兵部開豁若有故違查勘
是實照依原奏　准榜例查問當該官吏又一款故
軍戶下止有人丁年七十以上或篤癈殘疾不堪充
軍者保勘是實明白回報定奪不必起送官吏人等
不許因而作弊將不係此等老疾之人朦朧妄報脫
免軍役違者論罪又一款勾補軍役若正軍戶下本
有人丁比先年朦朧捏作無勾即便改正勾解如仍
扶捏回申照依榜例軍丁發邊遠充軍原保結隣里
人等收發附近衛所充軍官吏依律坐罪又一款逃
軍除自首死罪責限起解外其餘拏獲者就於原籍

所在官司取問明白初犯再犯依律的決先將户丁觧補里隣人等仍照隱藏逃軍榜例治罪窩家發附近衛所充軍若窩家係軍人發邊衛充軍其窩家如或懼罪不拏將逃軍轉遞他所藏躲者不分軍民俱發烟瘴地面充軍所在官司知情故縱者依律坐罪

又一款軍户之家多有全家逃躲及有司遞年勾取里老隣佑明知逃躲去暗地取索財物容情不行拏觧今後若有此等作弊之人照依榜例正軍發邊遠充軍知情原保里老隣佑發附近衛所充軍又查得正德十六年該本部題為清理軍伍事內開一應軍

冏聽候吏部新選復職官到部原領文憑查對相同

陸續封付前去各衙門交割清理陸路應付驢疋水路應付紅船一切廩給馬匹等項幷革其撫按公差應付脚力之人情愿帶領者除本等應付外合量加驢匹以為馱冊之用嘉靖四年該本部題　准今後該司預將前項軍冊分別司府封記本數只候各處進表官員事畢回還行移禮部開送本部如上半年不係　進表之期遇有各處公差回還告討脚力者就便搭配公文責令帶領止許本等應付如冊數委的重多量加脚力仍於原來批文將領過數目明白開坐係各省者賫至布政司交割係直隸者該府州縣交割嘉靖八年該本司主事廖雲龍呈稱軍冊壅

滯要行議處該本部題　准移咨禮部部着令　進表
官於公事未畢之前赴本部分領軍冊照依應付等
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主事王學益呈稱計處清軍
事宜以便遵守事一節為照事有急而必變法貴簡
而可行所據清軍一事積弊已久凡有議者皆思變
通而推原其故則以其繁而寡要費而少益爾夫繁
而寡要則難稽費而少益則易玩以下之易玩而乘
上之難稽是故文雖詳而弊無由察禁徒嚴而奸不
可止也今主事王學益具呈前因一則免遞年清勾
之擾一則省衛所攢造之費弊端釐革公私兩便相
應依擬合候　命下備行五軍都督府南京兵部在

京各衛幷浙江等布政司直隸各府州通行各該軍
衛有司衙門悉照本部題　准該主事王學益具呈
事理施行各衛所依式樣攢造軍總文冊幷清勾軍
單完日各用牢固木櫃鎖封印記選委的當人員用
心管觧在京仍限本年五月以裏南京直隸山東山
西河南限本年六月以裏浙江江西湖廣福建限本
年七月以裏四川兩廣雲貴限本年九月以裏俱到
部都司掌印官員務要催督如有違限不到各都司
官與各衛所官一體從重參究以後年分該送軍冊
仍照舊例俱限五月以裏到部及行各司府州縣如
遇本部發到各衛所軍總文冊務要置立木櫃整齊

堆架別庫收貯以俟百年不忒各官去任之日俱要
交代明白如有疎遠接管官具申該清軍御史如無
清軍御史申巡按御史具呈都察院移咨本部參究
其各都司衛所及各司府州縣齎送冊單人員如有
違限損失等項俱照例送問重治及咨都察院轉行
各該巡按清軍御史嚴行各屬着實舉行及以後清
軍御史悉照本部今次題 准事理定例五年一差
但以完銷五年內發軍单畢日許令回道不必定三
年為限則費省而人自便法簡而弊可稽行伍漸充
軍民不枉而軍政庶乎可脩矣及照各該 進表官
員并撫按等公差人員領齎軍冊委有未便合咨吏

部自嘉靖十一年夏季為始每季於新陞除官員係兩司以下州縣正官以上每布政司選委一人直隸各照巡按地方選委一人開送過部將該季所有冊单盡數給與順帶前去各省送各布政司交割直隸送各巡按御史交割轉發清理照例不支廩給水路應付紅船陸路應付本官馬匹及量单多少定與扛夫幾名則不獨可省驛遞應付之擾而軍冊軍单亦不遲滞其該司當該吏十名止二名係揀撥餘大撥委多不諳書寫亦合移咨吏部查照該司令典名額俱用揀撥前來庶無誤事

稽古今成法以備戰守疏　　程文德

臣竊惟今日之事莫大於邊防二年之間屢奉 聖諭憂思虜患惻若恫瘝聞者莫不感動昨復奉 旨行取都督曾經軍門聽用以為先事之備聞者又莫不嗟嘆私相告曰我 皇上深居九重而念切邊陲如此吾屬今年可無憂矣然臣猶有慮焉邇者集議邊事凡兵食諸策皆已詳盡獨捍衛一事猶未之及臣恐兵食雖足士馬雖強而臨陣終不能當虜衝亦徒勞而無功也何也蓋虜將接戰必先馳騎衝動則進不動復退其勁悍慓疾之狀人見之而辟易腥膻膘羯之氣馬聞之而噴縮我軍之勢既已披靡虜然後虎翼而進則我曾不得試一技而束手為戮矣則

我之不利常由於不能當虜之衝也然則捍衛非所
當先講者乎今之捍衛惟恃干楯人馬蹂踐干楯何
在乎臣於去年正月嘗上疏請用車為捍聯以鉤環
其上置器械士馬皆擁車後則虜不敢衝衝亦無恐
而銃砲鎗弩且惟意可施左右夾攻則相機可動萬
一不利馳歸亦有營宅可依夜則旋繞於外守在是
戰在是營亦在是一器而三利焉不易之制也雖蒙
勘議未竟施行遂使古今百試百驗之法當此邊防
如焚如溺之時而不得一試以坐觀其敝及其敝也
則又東西委咎竟未如之何而已寧不令人抱憤發
狂而欲為邊人大慟也哉故臣拊膺激切不忍不言

然無徵不信恐復無益輙敢歷稽古今成法以明車之必可用虜之必可禦誠不忍坐視車之受誣而終以虜為難制也惟　皇上垂察焉臣嘗考之三代以前見於經傳者如曰戎車既安如至如軒尹吉甫之伐玁狁也曰方叔涖立其車三千方叔之征蠻荊也曰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亦玁狁之故也玁狁即今北虜也三代以後載諸史冊者若漢衛青擊匈奴用武剛車為營晉馬隆擊鮮卑山隘為偏廂車地廣為鹿角車轉戰無前魏太祖北征柔然車十五萬輛遂度大漠柔然畏怖不敢復南向唐馬燧為河東節度使為戰車冒以猊皮列戟於後行以載兵

止則為陣宋宗澤嘗修戰車千二百乘以禦金人匈奴柔然金人皆壯虜也禦虜曷嘗不用車乎昔武王問於太公曰車與騎步所當幾何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宋陳祥道曰古之用兵險野人為主用車而主人也易野車為主用人而主車也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衛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芘兵械衣糧有所齎真宗時厲於契丹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曰匈奴所長者騎兵也苟非連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故戰之用車一陣之鎧甲也可以行止為營陣賊至則斂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恃此為所向之地

入則以此為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皆言禦敵之不可無車也而淑之言尤為痛快若為今日而發也車曷為而不可用乎此往古之可稽者也臣載考我　朝成化年間總督宣大軍務尚書余子俊奏議內一欵專請成造戰車大畧謂自古命將出師禁暴誅亂非車不可今承平巳久正統十四年　京師戒嚴成化十九年大同失利振揚威武正在此時追憶天順年間臣守西安會辦車料送至寧夏造車用無不利至今賴之今大同宣府地方門庭寇至車戰為宜大率以萬人為一軍戰車五百餘輛每輛用步軍十人駕挽行則縱以為陣止則橫以

為營營車空闕處以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駄乾糧不煩自齎别處伏兵亦以鹿角柞如車自衛若虜對壘相持日久則隨處伏兵或首遏或尾擊取便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係億萬年簡易守邊一策而其開具式様圖本於後又有椿繩式様意亦為伏兵據險而設爾近年總制尚書劉天和亦請用車車柞相間二式見存工部見者翕然以為可用今宜大猶昔也總制猶昔也而車之用獨不可如昔乎此又當今之可稽者也由是觀之古人凡戰皆用車也而於虜為急今用車非必戰也而於守為要乎沙曠野漫無憑依絶壘孤屯懼心生矣虜復雄

奔誰能禦之誠得車為營衛則在在皆連城縱不能
收必勝之功亦可以為自全之計此事理之甚明者
也在在自全聲援四集虜必可殲古今明效不可誣
已不然雖將如孫吴士如賁育恐終不足以當狡虜
奮勇之衝而徒為暴虎馮河之悔無益也且禦虜而
可無車則古人固當弗為矣奚其必出於是也伏望
皇上俯垂究度　勑下該部議定車式行令總制等
官凡隘口把截及平地劄營處務要仰體　聖心先
時預備或有緊急暫買民間小車脩改一面晝夜製
造則兵糧既裕於往日而捍衛尤出於萬全今年或
可無長驅之患將來遂可收掃蕩之功何其快哉或

謂車便廣野不便險隘臣則曰兵法易野險野易戰險戰皆用車也特其法少異耳或疑車畏焚臣則曰夫舟豈不畏溺也而未嘗廢舟也在吾有以防之耳或又疑虜之入常乘吾所不守車將安施臣則謂關之外或有所不守也關之內吾所必守也不守而不能禦守而必禦其入也能得志乎或又疑車或不足捍臣聞前年山西警報虜將迫井陘官軍莫能制至洪善鎮鄉民倉皇盡砍棗枝布地虜騎遂不能進因而北遁然則凡物皆可捍也而況於車乎其必可禦而不足疑也又明矣臣故曰車之禦虜也猶對病之藥也而古今所載則皆經驗之方也棄而不用病可

廖乎臣備員車駕每念及此輙復不寧況聖諭惓惓苟可少裨臣何忍默伏願聖慈矜臣之誠宥臣之罪行臣之言臣愚何幸臣無任悚息祈望之至

修舉農兵以保萬世疆域疏　　葛守禮

臣竊惟我國家定鼎金臺切近北虜初定經制內設雄關外聯重鎮表裏相維計慮至悉防備甚完確乎天府之固也自大寧內徙京師遂露左肩其時尤恃朶顏三衛為藩籬後乃夷情漸異交通向導陽順陰背於是北虜得以近邊窺犯不時而我之登埤戍守亦無虛日矣庚戍之後朝廷旰食者已二十年夫有常備則有常兵何也初以倉卒至調陝西客

兵以為待土兵練成則調兵遣今既二十年矣土兵之練者何在而調客兵如故且秦兵未遣而越兵復来山東義勇亦以防秋而至果土人柢羸不可用乎古稱燕趙為天下精兵處不宜至今遽不可用也嘗考春秋而後燕趙與虜為鄰各以其國當之未聞借兵於列國也至漢沿邊郡各以其郡當之未聞借兵於列郡也今以萬世疆域而為朝夕暫保之計或者有遺筭乎夫人情安於因循故議罷客兵則衆相沮抑亦不覩調客兵之害爾彼其遠拋室家妻子而覊縻內顧之心日夜不忘經年遠戍介冑蟣蝨無所輸替何能自安此為本軍之苦不堪者一也往来在途

不免驛騷約束縱弛劫掠亦所必至寄寓男女相雜市肆用强嚴禁不戢此為人居之害不堪者二也至於歲用行糧司農之供億者已過千餘萬矣而山東之費亦將二百萬年復一年可常繼乎且近邊州縣一二富家又坐商人派買客兵糧草連年負累皆思南遷此為官民之病不堪者三也陝西亦邊地也防禦維均今那西而補東顧此而失彼亦非通計也而此為三秦之缺不堪者四也且庚戌以來虜犯東方又復數次每來必入客兵固在也然則何益乎而鄉兵奔竄無路延頸束手任虜殺敗素不習兵無以自衛故爾如此不已即數年間中原坐困財匱民稀不

可復支持矣虜乃長驅不知何如為計也臣愚以為
及今客兵在邊伏望　皇上勑下畿輔撫按各行兵
備等官督令府州縣官畧倣唐家府兵之制從古寓
兵於農之意將各州縣壯丁但能勝兵器者編為保
甲分為守調二號除火器弓弩鎗刀隨宜便置其餘
貧者亦令置連珠棍一根甚貧者官為處給不妨農
事遇便演習調字號者免其本身差役仍量加資給
一有警報悉聽信牌調集分布戰禦即給客兵行糧
守字號者在城在鄉各就近屯聚防守待賊散搶各
出與戰壯虜既舉國入寇我民亦隨在應敵縱不大
勝亦可令失利而去或者先聲所及虜知有備而自

不敢入矣昔种世衡守清澗教士農工商皆習射而夏人戒不犯可知也凡此皆不煩平日預養偶一用之雖厚其賞賚所費不多彼自保家鄉不誤生業不惟為　國家增𢤱抑且為地方復讐鼓舞易從勇氣自倍子子孫孫世共守之是疆域之長城永賴之保障也此與客兵之利病相去豈直萬里但須禁其擾害時其訓練利其器械明其賞罰及其餘津貼處辦酌量地里遠近定擬聽調人數幷諸凡未盡事宜通乞　勅下該部幷各撫按官從長議擬奏　請著實舉行地方幸甚軍民幸甚臣熟思時務備虜為先而備虜之方惟農兵為要謹據一得冒昧開陳伏乞

聖明裁斷施行

經畧邊務以圖久安長治疏　李實

近該總督宣大王崇古題稽古酌議[illegible]封通貢緣由條列八事該兵部題奉欽依刊刻成帙令廷應議諸臣會議重覆斟酌詳議上請奉　聖[illegible]下[illegible]情你們既酌處停當都依擬行還着王崇古悉心經畫務要穩妥仍督率鎮巡等官比常倍加防守毋得因而懈弛以致疎虞欽此臣有以仰見　陛下制禦夷狄之道安不忘危之心所以責成任事重臣而丁寧之者至矣崇古復何所辭敢不竭心殫智以求無負　陛下委任之重乎夫已成之勢易圖而未然之情難

覦故不敢苟安于目前而必思預防於事後事無常
形而必使在我有常勝之勢所恃者以有備耳難成
者機也易失者時也乘其機及其時急為之備經畧
不可緩矣經畧既定臂指隨使恩可施威可加羈縻
可久可撫可拒可戰可守執其樞而應之無不可者
不然驟肉以飼鷹空拳以搏虎恩流於納幣威由於
構怨而曰任事曰久任其誤事豈小小哉今有隱憂
者不在奄荅夷酋之多詐而在板升生齒之日蕃不
謂其將來之無患而深患板升之未歸今日之舉非
異非和叛服難料不可恃也就其事情事勢處之耳
若以為即可相安於無事之天不敢保也若非乘時

及機急求其可恃大為整頓有以待之為可久之圖則經畫未必其穩妥防守未免於疎虞適以墮詐謀而滋禍端矣臣不敢避嫌謹議其急於經畧者有六為　陛下陳之　一曰修邊古稱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增兵莫若增險國初設大寧城於山後設東勝城於三降城之東東直抵於遼陽西直抵於甘肅東西聯絡列鎮屯戍通為一邊山川限隔虜人不敢跨山踰河而南牧雖時侵擾亦易以禦中國之人亦不敢逃虜去亦即思歸以無可以生自後棄大寧而守東勝宣遼之勢始分又失東勝而河套之虜始入又失河套而形勢弱矣然猶賴

都御史余子俊秦紘楊一清王瓊馬文升劉大夏等經畧諸臣修築崖墻深廣壕塹審擇要害增減墩堡置敵臺謹斥堠有外邊之險有內邊之險來亦可拒也逃亦可復也因循極壞於嚴嵩父子二十餘年間權門一開用匪其人撫臣日望遷轉將領惟知饋賂內外之險不備墻塹之迹徒存虜騎得以縱橫東西任其出入生靈極其慘毒財物悉歸氈幙日惟媚虜通虜之術是用可忍言哉今復苟延歲月偷安自保虜氣日驕板升日衆以中國之人爲虜之用日移日棄逾退逾近不知將來所失又何如也爲臣者受恩深重忍漫然目覩而心安乎　陛下寧忍坐待其困

敝而不知救乎脩邊以設險求其遺迹而變通之其議不容已矣　一曰足兵夫城堡堅要害固斥堠謹則来可禦去可守而屯戍卒伍豈可少哉國初沿邊戍守各有定數有操兵有調兵兵非不足也傷殘於搶殺戰歿之多流移於饑餓刑役之苦有其名不足其數實其數不足其用練習未豫而優恤之恩寡也故練兵必先實兵實兵必須息兵方可揀擇強壯稽查逃倩嚴買閑私役土著之民查照先年李綱余子俊王質楊一清戴金等題行事例審而行之而後軍伍可充戍守有具及今修邊開屯一應役使之人悉於召募内選領用工工完即罷不復爲例其原設也

戍操調軍伍悉仍舊差而愛養之萬勿役使并那裁糧食致生怨尤今既禁而搗巢赶馬媢虜私易而將官家丁又不得冒功陞賞則必藉此鼓惑以起事端工未就而內變作如之何其可也以召募輸番用工以原額選揀習技乃為可恃所謂效死勿去地利不如人和勇敢之氣自倡率作之功可期此足兵之議不容已矣　一曰足食古者寓兵於農食足而後兵可用也養軍之費不以煩官則用自裕軍之自養悉出於田則家自給今各邊地土皆古之邊郡也趙充國以全取勝先陳屯田之利　國家有屯政之官故有屯軍有操軍有守城軍有調遣軍率四人食一人

馬其制固存也今或以荒蕪或以典賣或以占種而屯田之法壞矣邊地雖未必皆可墾而可墾者必多以其可墾者以召募之官給其資民盡其力或令軍民自種無事則耕有警則守清查其畝額而量徵其科稅就近轉輸爲力則易乃查照先年劉大夏楊一清等開種召納事例便宜行事務使蓄積有餘邊儲不匱不惟糧食足而　內帑可省軍民樂於有養而逃移亦少此足食之議也　一曰理財國之大計財用爲急今欲修邊則有用工之費足兵則有召募之費足食則有屯墾之費其在軍則有月糧之費有行糧之費有軍賞之費其在虜則又有入　貢之費有

撫賞之費有補市之費必皆支動於官而不可取辦於軍仰給於內而未能遽行於外則戶工二部於兹不可不講也天之生財止有此數國之所入亦止有此數而請發無窮一或告乏何以繼之臣請戶部會計開納事例銀兩若干前後抄沒財產銀兩若干及天下各項徵觧錢糧銀兩若干以若干存留京用以若干專候邊用工部會計開河修河并各項營繕錢糧已支若干未支若干以若干相應存留以備邊用不急之工一切暫停南京兵部收積地租草場各項銀兩若干俱應查存不許冒濫支借以備邊用太僕寺馬價不許借支以備召軍買馬之需仍將各處查

盤錢糧已未解到數目通行查催各省供邊錢糧已未支完數目通行查明　請差各該科臣會同該部實心體國一一料理的確應期裕用務求邊費可繼二三年後事有成功以漸而舒先勞後逸伏望　陛下節用惜財以儉德先天下留有限之財濟邊務之急固　祖宗之疆宇保生民於熙皥是大慶也此理財之議也　一曰用人夫邊鎮之才雖殊腹裏秉賦剛柔雖分南北大要以通方忠謀廉勤強幹為用總督總兵文武大臣固皆極其選者尤莫重於巡撫邊方巡撫其任最重往以希望遷轉之速殊無經遠之圖是以不奉總督之令巧為規避之術坐致邊事之

廢積弊至今今若詢舉未稱依違苟簡而獨責成總督難矣自今邊防巡撫務求實心幹理經濟雄才非兩考不遷總督總兵兵備將領凡係邊臣俱要久任者超遷超遷者久任人有固志事有遠圖然兵備分巡分守副參遊擊指揮而下皆有地方之責府州縣官亦有委任之事合無通行查揀一番不堪者邊方改調腹裡堪用者腹裡陞著邊方各舉所知各隨器使或可以修邊或可以練兵或可以屯田各盡其才各成其用邊事庶有濟矣此用人之議也　一曰重任古者藩鎮節度之臣專制一方錢糧軍馬調遣給發偏裨將領參贊官僚俱得自處攻守應援隨機自

便人堪任使動無牽制是以權重而法行任專而事易令者事必待奏奏多遲疑持奏者之議論不同同事者之意見相左是以節制下移於抗違督率每撓於欺玩號令不獲自由兵餉難乎急應精神耗困於文牘之煩冗志氣消沮於展布之艱難欲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其可得乎臣請自今假以便宜之權獲專閫外之寄事關大計必須奏請可以自處徑自施行言官不必苛細過求少寬文法俾可自效巡撫將領以下悉聽節制至於追論一節人所深畏是以欲言復寢欲爲未敢必須朋姦黨惡誤國亂政方可追論若心誠爲國事涉差錯亦當秉公原情豈

容挾私傾陷播弄胸臆致傷國體臣請毋得槩及庶
乎人無顧忌而經畧可見事有責成而委托無負此
重任之議也臣之末議何敢自是一念惓惓實懷隱
憂　先帝每恨邊疆無任事之臣以致邊政廢弛之
久每一思　先朝經畧諸臣爲謀之忠痛連歲生靈
搶殺之慘未嘗不長嘆太息思欲爲久安長治之策
而未得今　聖德格天大開太平之治故使從古所
未服之虜酋倏然欵順又如王崇古等毅然自誓且
才謀周慎足以當之此所謂機與時也伏望　陛下
以繼志爲大孝日與大臣謀畫修攘銳然講求法
祖宗之心以成　先帝之志必欲安天下靖疆圉保

太平有道之長　勅下吏兵二部慎邊疆之選嚴久
任之法不拘常格不惑浮議激勸有方務求實用其
在武職惟以安邊受賞不以小勝為功考選之期一
例超遷不分文武實盡懷柔處置得宜勿啓釁端大
昭　朝廷覆育之仁務求所以招徠板升之術以此
爲功特加顯擢偷惰憒事重行論罪　勅下户工二
部經理錢糧務備邊用選差廉明邊官管理仍差風
力御史稽查毋惜暫費毋使破冒以便二三年接濟
期於成功為止毋分彼此共圖實效合行事宜通行
邊鎮督撫鎮巡等官作速遵奉修飭整理勉圖安攘
毋徒空言玩愒更祈　申勅大小臣工各秉公忠宫

府相為一體中外不宜異同輔相協和文武兼濟惟以國事為重保邦防患是急深為遠計永底咸寧乂安長治之策無出此矣

預上京營五論以大振戎機疏　張鹵

頃惟我　皇上嘉納輔臣條奏數騰　勅旨將臨一大閱累朝曠事一旦施行臣自幸得備役羈靮以再覩成周洛水裳華千載一時之盛殊不勝至願邇日來乃見當事諸臣不于輿輦事宜大較而顧庸心于當行儀式之間與夫臨時條貫之末臣愚獨以為我皇上所以躬　萬乘臨戎意正不在此其意蓋以人心久玩法度久弛諸臣有避難而不肯為諸將皆安

常而不知變固欲借　六飛涖臨之會爲六軍奮起之機凡諸臣有留心軍事平日阻于無故而不可言縱言而不可行正當於此悉陳以無孤　盛會臣愚所欲言者除將帥賞罰一節今月初四日臣總督京營戎政鎮遠侯顧寰奏老疾辭任本到科臣即謬向兵部尚書霍冀面議謂我　皇上今茲之舉正欲分別諸將功罪以明勑賞罰使寰賢而整飭營務有功則論功行賞當首及寰今日之任不可辭使寰不肖而廢格營務有罪則明法勑罰當首及寰今日之任不得辭且萬無使寰當無事時則優游十五年以享大將之尊至此却脫然遠退以使他人代當其臨事

之難之理繼該部覆題見其亦不擬褒謝任復荷蒙
明旨著褒策勵供職舉一褒而四副將二十八叅佐
三十二營四百餘員千把總之官莫不皆然此皆首
待我 皇上臨時視其功罪重輕斷自 宸衷以為
賞罰激勸臣固無容贅及至于京營大端可論有五
若失今不振則不可復救五者何 一論營伍消頹
國初京師軍制有中軍有左哨右哨有左腋右腋名
曰五軍營又以大營圍子手幼官舍人及千二四營
附之額三十餘萬永樂中又以三千隨侍 神機譚
家馬諸營附之至景泰因大營兵不精強內選取十
二萬聽征謂之十二團營精兵至弘治又因團營兵

不精强内選取三萬聽征謂之東西官廳精兵其大營餘者謂爲老家兒兵但以備差遣修營無復恃賴至　先帝嘉靖庚戌又改十二團營爲三大營雖易新名仍憑舊額至各省班軍　先帝時但執役土木爲時滋久今雖脱役入營其将領軍人渾忘本来面目俱寸挺不持空身備伍與無軍同故今日號稱精鋭戰兵亦不過衹有當時東西官廳之數而實不副名數不及額載總計三大營中其掛名投閑買差替役老弱無用之人尤不暇悉計即明開鈌額者亦不止十分之三當元年左給事中孫枝巡視時臣詢其營中軍額枝尚謂有九萬二年給事中陳行健替代

臣復一詢之，徤謂與枝相代，一年間復消耗萬餘，見數祇存八萬，令臣一聞，不勝疑畏。以此觀之，見在之數，視前十分之七，猶所不及。夫總國家兵制兵額，自洪武視永樂，自永樂視景泰，自景泰視弘治，自弘治視先帝嘉靖之末，及皇上隆慶之始，其間揀選因華，多寡名數，當時之所原有，與今日之所僅存，試屈指一計，不待有識之士始知寒心。凡此在士大夫不詳究則不盡知，不盡知則不深憂，于此若謂役占全無，而其實尚屬有議，若謂勾補無益，而其法必所當行，若謂揀擇當精，而饑羸亦不可使濫。欲嚴行役占，兵部當會同總協巡視，各官先查見在役占人員

祭行重究再將有事營務官員應准跟伴名額即終身跟伴不許擅易別名請　欽定為例例定有多役及擅易一名者即充罪者家屬一名為正軍雖貴官不赦欲嚴勾補總協巡視官當通查三營缺額乞　勑下兵部兵部據所題缺額乞　勑下各該清軍地方官員始以地里遠近軍數多寡為降級為民拏問之例至則更嚴保甲以杜方來欲嚴旌別雖士馬闒營盡難驍銳而於舊謂東西廳三萬之精譚家馬五千之盛不可不求充而抵足之其餘不係戰兵亦取次照名換易不得仍以老弱充數徒耗軍食此營伍之不可不急為填實者一也　二論教演虛飾古稱

兵不練猶無兵練不精猶不練練兵者其六花八陣固所難言至虜惟恃弓矢為長兵在我刀之外又有槍盾鉤斧鎲鈀碎腦及鳥銃佛郎機諸火藥長技皆非虜所能及至今相傳我　成祖北征但用神槍一技即所向無敵豈神槍獨宜于曩時不宜于今日哉習與不習耳且如操教者即以此等為習固亦人所易曉近年京營操練每日平明以號頭舉放火砲三聲為進操之期至所謂操者如羣兒登場但出一二慣習熟爛規格以為般弄為將者更不知出一另著發一新語以真相較閱日才辰初號砲再舉三聲間有一營將領尚營陣未畢比較未完即所般弄者且

方行未竟各營之軍輙已散漫纍纍徑出不顧求能
使三軍手足利而耳目明真如臨陣交鋒景象一不
可得　京師所以謂安定門外砲聲為誆賫　朝廷
糧賞之具故今昔有識諸臣每于此不勝憤激至有
謂若守令京營積弊而不變其法一遇緩急事變非
但不可賴亦不能集宜于京城東北曠郊令指揮以
下將兵以居各立保伍給兵符為信且守且練有事
但命將統之又有謂欲振營軍莫如調操宜選南北
久經戰陣名將數員到京及在營將領並加挑選會
同總協巡視官將營軍選其驍壯籍其年貌付各取
選將官每人一二千上下每一次以一二萬數拆為

數枝聽其統到不拘邉腹去京三五百里內同彼兵備將官嚴加操練待有成功仍令更番回征此皆事體重大俟另議施行今莫若先于各營戢兵另為加功操教如見在原任總兵官郭琥來自邉方者即可將之俾其于神槍諸法鳥銃諸器進退之度金鼓之節器具衣甲逐一整備且因日限事因事立法務使此輩一可當百隱屹干城以光復 祖宗廳兵譚馬之遺意此教演之不可不急求精實者二也 三論將不聯屬今三大營以文武二大臣總督即古謂大將副將四員即大將之偏裨每叅佐下把總十員即叅佐之部曲將把總下管隊伍名即把總之部曲將

管隊下五旗甲每旗甲下軍人五名是以旗甲約束五人把總約束管隊參佐約束把總副将約束參佐大将約束副将正兵法所謂徹上徹下以一統十以十統百以百統千以千統萬而爲節制之師向總協者止知大将之尊儕于節制爲副将者亦僅與兵三千而下視參佐則無别參佐之兵尋爲部曲而上于副将則無預夫上下相别以其相臨今副将視參佐之任既無異則統馭之體勢大将遇副将之禮節不同則大将之威玩而又不達夫古人兵制大将入營則副将固爲偏裨大将不入則副将即爲大将此又兵法所謂奇亦爲正正亦爲奇者今三教場之地總

督既不得齊時俱入卻以大號頭一員得坐中臺司其進止左副將亦傍守信地同乎參佐是人各兵其兵而總督不得不下親偏裨之務所以事業錯而日不足勢孳歧而政不舉識其勢而反之莫若副將但聽節制于總督參佐俱聽節制于副將副將無私兵其兵盡屬參佐參佐無私兵其兵盡屬把總把總無私兵其兵盡屬旗甲旗甲管五人五人自為伍則責成易而實効臻此將權之不可不急為歸一者三也

四論兵無統紀兵法曰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今操法入場則隊伍錯亂散操則喧譁無紀點閘則攙越不倫平時如此其于臨敵整治萬所必無所以然

者以分數之不明也且如軍中以騎兵為首而馳逐風雨在步卒迥不相及今各營分屬止于三千載雜獨用故以馬步相兼而更不知在大將合營馬步固當兼用而三千一將馬步仍貴相別又兵法五兵五者長短輕重刺衛之技互相錯綜雜用如五行循環其制明白易曉如今長槍特為隊圓牌特為隊弓箭特為隊火器特為隊甲什旗物分辨無章以此治兵尤為可笑今當令騎兵自為營以知兵驍將領之步兵自為營各照本管領之又自五人為伍五伍為甲五甲為隊五隊為哨二哨為總陸總為營務使技藝相攙物采互辨統領各別庶部曲適均分數易定此

營伍之不可不急爲清肅者四也 五論軍法不信
古云軍容不入于國者蓋以臣于君側太屬威嚴則
勢屬不可此蓋以國中而言若今教場即閫以外將
軍治之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地非國中也恨將
帥者皆姑息成風寧上負吾 君而不敢下繩軍士
使 皇上今日不爲是舉雖日戮一將而求其法之
行也亦不可得何者蓋輦轂之下人心易摇人言易
惑萬使威行而摇惑一動則群起非之不曰浮躁則
曰激變當是時竟無能爲當事之臣一引任其責無
怪乎舊套活法牢不可破而軍中法紀盡以陵夷今
皇上既不惜先勞而自任其事矣臣願再爲新其號

令兵部當會同總協等官詳為條例如後有玩愒驕慢者其事當盡其法當抵其罪亦上請 欽定為例再明使悉知當 大閱一臨則將帥固當待罪而聽禍譴于 君軍士平日亦當畏法而聽禍譴于將轉怠玩而為嚴威固于此尤為至要此軍法之不可不急為一定者五也夫此五者自待罪兵科即于該營事宜經年窮究乘今事機故敢 獻迂談伏乞 勑下兵部即會同京營總協及巡視科道官員再加詳議其于言不盡謬者乞為請 勑下該部及該營諸將一一查照施行如諸將仍有不以誠心上孤 德意容臣先指名參究以明示殛罰庶積弊一新 大

舉斯稱由是六軍鬻徙四海風聲萬年室家皆為我
皇上既同之福祿不則若徒[illegible]飾一日之觀瞻而無
救從前之積弊則其弊將更有不可勝言者伏惟
皇上裁察臣不勝至望

皇明疏鈔卷之五十二終